

父母的“胆量”

□杨力(四川)

说到胆量,先得说母亲跳舞。
母亲最初的一次跳舞,已是60年前,那时母亲20出头。那一年“五一”,单位组织文艺表演,母亲所在部门要出节目,恰好缺一个女同志,便让母亲顶上去。母亲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母亲上台跳舞,乐坏了台下一帮人。论体力,母亲挑担子不输人;论耐力,母亲长跑不掉队;论跳舞,母亲的协调性可能就没前两样强。但母亲还是勇敢地跨上了舞台,引来台下无数的掌声、笑声和欢呼声。那时人们是真为母亲叫好,虽然舞姿生硬别扭,但母亲还是勇敢地跳完了全场。那之后,人人都说母亲胆子大。

母亲胆子大,还体现在工作中。母亲的工作,是负责收电费。母亲所在的单位,地处林区,因为电力稀缺,林区村民用电,都来单位“搭电”,于是每个月去村民家收电费,就成了一项必须的工作。

那时的林区,有豹子,有野猪,还有毒蛇。很多村民走路,也要结伴而行。母亲早出晚归,工作性质决定了她经常是一个人。单位不放心,想换个男同志,可母亲不答应,林区治安好,没什么不放心,真要遇上一动物,母亲说谁怕谁还不知道。这工作一干就是几年,母亲风风火火的胆大性格也出了名。

母亲“胆子大”,却找了个“胆子小”的父亲。父亲在外地工作,特别担心的就是母亲收电费这事。平时还好,母亲怀孕后还要坚持到林区下户,父亲怕出事,经常打电话叮嘱母亲注意,见了面甚至还为这

事起争执。母亲批评父亲胆子太小,她怀孕五个月后一定会请单位协调工作,但眼下不行,大家都在为建设林区快马加鞭,她不能拖后腿。父亲不服,提醒母亲胆子太大,影响了下一代事关林区的接班人。

父亲胆子小,也表现在工作中。父亲搞的是技术设计,有一次搞实验,实验最后,其他几位技术员都签了字,唯独父亲犹豫再三。父亲说,他的直觉还需要再论证,怕签了字就马虎过关。虽然事后证明父亲是多虑,有人为此还说他不是谨小慎微,而是胆子小,缺担当,但父亲依然我行我素,没经过反复科研证明的,他从不轻易签上大名。

到了晚年,父母亲的性格依然没变。“胆子大”的母亲见很多中老年女性爱美,便邀约一帮姐妹组织旗袍队,还请来专业老师培训。结果旗袍队一炮打响,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公益演出,忙得不亦乐乎。

父亲也想培养他的晚年爱好,那就是学吹黑管。但是买黑管要花钱,而钱都放在柜子里的银行卡里,父亲担心母亲怨他乱花钱,想来个先斩后奏,有一天正在柜子里翻银行卡,冷不丁被母亲推门发现,弄明原委,母亲一下乐了,调侃道:“你这叫胆小鬼偷东西——忐忑不安!”

而今,父亲吹黑管吹出了激情,经常还要在母亲面前卖弄,母亲笑他是“胆小鬼坐飞机——抖起来了”;而母亲的旗袍秀也是越来越有感觉,风风火火的性格平添了几分阴柔,父亲赞她是“换个胆子,换个世界”。

其实,曾经“胆大”的母亲和曾经“胆小”的父亲,都是以他们的方式热爱工作,守护本职,他们对待工作和生活的这份炽热与执着、认真与细致,都值得后辈学习和思考。

伯父的“思政课”

□谭大松(重庆)

1983年暑假,我只身一人,第一次去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温泉探望伯父。出发那天,已持续数日的瓢泼大雨仍不歇脚,暴发的山洪和泥石流,致使去开县的公路东一段西一段地被毁坏。长途汽车上满载的乘客被迫下车,冒着如注的雨水,踏着泥泞,艰难地前行几里路后,再换乘另外一辆客车。如此这般辗转劳顿,天色已黑,才抵达温泉场镇。

我被大雨淋得如落汤鸡,况且,大伯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晚饭,我的肚皮挨着肋巴骨了,饭香诱人,好想伯父喊我赶紧换好衣服,然后起身舀碗饭端到我手里。伯父却稳坐在那儿,第一句问的话是:“你入党了吗?”“没有。”我呆呆地站在那儿,伯父却打开话匣子,讲起了我们这一家子的辛酸苦难史。我如同一位小学生,静静地聆听着。

伯父十岁那年,爷爷不幸早逝,奶奶含辛茹苦拉扯着伯父五姊妹。奶奶下苦力挣回微薄的工钱养家糊口,踮起脚尖送子女念私塾。伯父从小就格外懂事,十二岁时,他放弃私塾,跑到巫溪大宁厂,当起了挑盐工。跋山涉水翻越鸡心岭,再把盐巴挑到陕西镇坪、湖北竹溪等地,压得肩膀如猪尿泡,磨得脚板满是血泡,为的是挣点小工钱贴补家用。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一个需要营养的少年,为了替奶奶分忧,伯父竟然扛起了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重负。时隔四年,父亲也十二岁了,在伯父的带领下,也当起了翻山越岭的挑盐工。日积月累,积劳成疾,天气一变,伯父和父亲脚踝骨就隐隐作痛。

“共产党拯救了穷人,拯救了我们这一家人。要知恩感恩,不向党组织靠拢,知恩感恩又何从谈起。”伯父语重心长地教诲道。

“你少说两句嘛!快让侄儿上桌吃饭。”伯父还要唠叨,伯母站出来说话了。

“你入团没有?”伯父仿佛没有听见伯母的提醒。

我说:“入团好几年了。”

伯父点点头:“这就好,等候你入党的佳音。”

天像破了一道口子,倾盆大雨还在往下泼。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饭,河水已漫进温泉临河的街上。时任温泉区委书记的伯父,急忙跑出家门,顶着暴雨巡查救灾。我也顾不上一天奔波的极度困顿,跟随在伯父后面,参与到抢险大军的队列。那天半夜,咆哮的温泉河水终究归于平静,我和伯父才返回到他的家中休息。

伯父的“思政课”既有口头上的,也有无声胜有声的行动。他在洪水中奋不顾身地冲进最危险的地方,马不停蹄地示范在先,激发了温泉人与滔天洪水抗争的斗志。伯父朴实无华的“思政课”,荡涤着我的尘埃,纯洁着我的心灵,不失为我四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启蒙老师。

“要戒骄戒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期望。”宣誓的那一天,我把这个喜讯电告了伯父,伯父告诫道。

伯父时常敲打我,警醒我,也让我的头脑时刻绷紧着清醒的弦。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伯父这些长辈的“思政课”,也不至于昏昏然跌进泥坑,这是掏许多钱也买不到的福气。

“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特别要经得住诱惑。如果你犯了事,别怪伯父首先捶你几拳。”新世纪初,我刚走上县属部门的副职岗位,伯父又一个电话打给我,语气严厉,直率敲打。

伯父以88岁的高龄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钟爱的山川。遵从伯父的遗嘱,堂兄弟们不收礼金,不接花圈,不放鞭炮,不请乐队。尽管如此,前往殡仪馆告别伯父的人仍如长龙,一个接一个地跪拜在伯父的遗体前,表达沉痛哀思。

伯父走了,再也听不见他的“思政课”了。伯父又没有走,他的爱心,他的淳朴,他的坦率,他的正气,永驻我心间。他那清新如许的“思政课”,又似一股和煦的清风,温润着我的灵魂,让我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只有行得端,才能走得正。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蒋锡才) 4月16日,达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在大竹县召开2024年理事会,传达学习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精神,用创新思维推动2024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会议总结了2023年的工作亮点: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信仰根基,把老年书画研究会办成学习知识的课堂、发挥余热的阵地,展示才华的舞台,颐养天年的乐园,老干部工作的助手;高标准,高质量为全国、全省、川东北六市举办的书画展提供精品佳作,在10月举办了全市离退休干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书画展》;广泛开展书画进万家活动,通过送书画到基层,义务为群众写春联,送“福”字,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办好《达州老年书画报》,加强了对外宣传。

会上,大竹县介绍了办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经验,带领大家参观了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书画艺术馆和为东湖湿地公园摩崖石刻提供的书法作品。

会议要求,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在2024年要用创新思维推动工作,立足达州实际,彰显本土特色,充分发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精神,努力推动达州老年书画再上新台阶。

达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召开理事会

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